

# 论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关于王玉梁《评哲学创新中的实践核心》一文的若干意见

吴元梁

王玉梁《评哲学创新中的实践核心》一文发表于《深圳特区报（2001年7月）》（以下简称王文）。王文中列的小标题为：哲学创新问题争论的焦点、实践核心论的表现形式与实质、否定物质本体论是实践核心论的集中表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核心论失误的教训、实践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王文在批判实践核心论的过程中，涉及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问题有四个：即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和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问题。下面就按此顺序来谈谈我们的意见。

一

王文的第一句话就是令人费解的。他说，“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必须肯定。但不能夸大实践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就是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地位的观点。肯定前者必然肯定后者。王文要我们肯定前者但又不要夸大实践的地位和作用，不知道究竟想说什么？王文说，不仅有实践唯物主义，还有实践唯心主义，并非重视实践的哲学就是科学的哲学；又说实践概念、实践标准，既可以作主观的解释，也可以作客观的解释。如此说来，不正是说明如何理解实践活动和实践概念，对于一个哲学体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吗？然而王文却是要说明科学的实践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不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但绝对不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意思是想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论的基础，而不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这里讲的“基础”大概就是“首要的基本观点”的意思。所以王文与不同观点要争辩的问题就是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

应该承认，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一直存在不同理解的问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是不是把感性理解实践活动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是他的唯物主义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根区别之处，也是他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区别之处。

《提纲》第一条：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真正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立。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提纲》第八条：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提纲》第九条：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提纲》第十条：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提纲》第十一条：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57页）

从以上各条内容来看，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说马克思的实践观构成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础和核心也未尝不可。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他们创立的新历史观的著作，在那里仍然体现着马克思在《提纲》中阐述的思想，还多次批评费尔巴哈只知道直观地看问题，不懂得实践及其意义。

后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全面论述了马克思和他一起创立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差别，认为费尔巴哈在抛弃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抛弃了辩证法，认为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认为这是由于费尔巴哈没有“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而马克思和他所代表的新派别则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这些思想也是和《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相一致的。

恩格斯在该著中总结哲学史上的哲学基本问题时，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分成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何者第一性的问题，第二方面是两者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在说明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第一方面时，既分清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阵营，又注意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和以前唯物主义的区别，使用了“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的论断，但是没有提到实践的理解问题。而在论证这个问题第二方面时，提到了实践。恩格斯说，“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马恩选集》第2版第4卷第225页），“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同前）这就为后人把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局限到认识论领域提供了依据。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著中就明确地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03页）他接着提出并论述了对实践标准的理解。

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像恩格斯一样，也是从反驳不可知论的角度，谈到了经验和实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知识，经过经验检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斯大林文选》上第187页）。可以看出，这明显在转述恩格斯的观点，但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正面地提出实践标准问题。

毛泽东在《实践论》（1937年7月）中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选》合订本第261页）我们看到，这里既明确地肯定了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又认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特点。《实践论》在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等唯心主义的时候，也明确地肯定了马克思的唯物论和以前的唯物论的根本区别。《实践论》的第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毛选》合订本第259页）在毛泽东看来，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离开了社会实践，既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理论，也不可能正确的社会历史理论和世界观理论。值得我们注意，毛泽东《实践论》中关于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重要地位的观点与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观点是明显不同的。

王文提到了卢卡奇、葛兰西、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观点，虽然这些哲学家的哲学观点有我们不能同意的方面，但他们在恢复马克思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上则都起到了值得肯定的作用。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对主体能动性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这样，我们就清楚地概括了马克思的既反对旧唯物主义又反对唯心主义的立场：要解决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就必须重新回到实践的现实的和物质的表现形式上去，实践的基本的本体论规定性就是在这种形式中清楚而明确地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目的论和因果性乃是互不同质的原则，它们虽然有种种矛盾，但它们的不可分割的充满活力的共存却构成了一定的、只有在社会存在领域才有可能在本体论上存在的运动整体的本体论基础。”（《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一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7-58页）卢卡奇明确认为，具有现实的、物质的表现形式的实践，具有本体论规定性，但又明确地指出这是指社会历史领域。他认为马克思创立了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哲学。卢卡奇反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是不对的，因为否定自然界的辩证发展，实际上就是否定自然规律的存在。但是应该看到，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时，确实没有正面回答马克思的实践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葛兰西坚决反对那种认为马克思著作中没有系统完整哲学世界观的错误观点，在《狱中札记》中明确肯定马克思的著作中蕴涵着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一种新的哲学。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部分既不是斯宾诺莎主义，也不是黑格尔主义或者法国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部分是对旧哲学乃至思考哲学的方式的超越”，他认为这种哲学的出发点既是确认物质—存在的本体论上第一性的实践观，又是强调人—思维的巨大能动作用的人本学中心观。（转引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第526-531页）

南斯拉夫的哲学家在很长一个时间内有“实践派”和“辩证法派”之分，但进入80年代之后，包括“辩证法派”的绝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南斯拉夫的一个哲学家马尔科维奇在60年代的一个报告中也说过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范畴，认为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这两个范畴可以从这一个基本范畴中引申出来。（参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第806页）这或许可以概括为实践范畴中心论吧！

把上述各种观点综合起来，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说核心的、中心的、基础的观点也未尝不可），即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包括社会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中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一种观点则认为实践观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究竟哪一种观点更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则持前一种观点。

王文反对实践观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要有三个理由：其一，会夸大实践观的作用；其二，会抛弃唯物主义；其三，会否认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否定物质本体论，导致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下面就作者的这三条理由，谈谈我们的看法。

王文所说的夸大了实践观的作用，是指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对实践观的决定作用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实践观的指导作用。

王文认为，实践概念、实践观决定了哲学观，而不是相反。我们则认为，实践观和哲学观是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我们既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实践观，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实践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观。这是因为任何哲学观作为一种观念，都无法回避它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关系，无法回避实践活动在人的哲学观念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无法回避对实践活动的理解问题。黑格尔由于把人的实践活动归结为思想观念的活动，所以形成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认为哲学的任务不过是论述绝对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费尔巴哈则是由于不懂得从人的活动、从实践去理解和把握感性对象，因而形成了他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观，认为哲学的任务不过是直观地解释世界。马克思就是围绕对实践的理解、哲学和实践的关系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观，并阐明自己的哲学观的。

马克思1842年6月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对脱离实践、现实生活的德国哲学提出了批评。他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马恩全集》第1卷，第120页）接着马克思阐述了自己对哲学的理解，他说，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非常懂得生活，它知道，自己的结论无论对天堂的或人间的贪求享受和利己主义，都不会纵容姑息。（《马恩全集》第1卷，第120-123页）马克思1843年10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在论述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到对产生宗教的现实世界的批判的必要性时，又谈到了他对哲学任务的理解。他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2页）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概文。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法哲学只是“副本”，其“原本”则是德国的现实。因此，“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9页）正是在转向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时，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他的哲学观。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9页）他也是在分析“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时才发现了具有彻底解放精神的无产阶级，并论述了他的哲学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16页）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人之作为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他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页）后来，马克思更为明确地指出，哲学不过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社会意识形态。

因此，我们认为，正是对实践及哲学和实践关系的理解才使马克思逐步地形成了他的哲学观。我们这个结论既有上述马克思哲学观形成的实际历史过程为证，也有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据。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过程中，清楚又明确地意识到他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实践的不同理解，因此十一条提纲所谈的就是对实践的理解及其重要性的问题。由此可见，说马克思的实践观决定了他的哲学观也不为过。马克思哲学观的实质就是认为哲学来源于实践，必须为实践服务。至于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作用，那末强调马克思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的基本的地位，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实质、精髓就是认为，实践是人的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也是人的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源于实践。

王文说，讲实践唯物主义，只讲实践的重要性，就是为了抛弃唯物主义。众所周知，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明确指出实践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性的也是马克思，但马克思的目的不是为了抛弃唯物主义而是为了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不彻底性，为了更好地坚持和贯彻唯物主义。马克思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73页）费尔巴哈为什么在社会领域中不能坚持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呢，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他不懂得实践。马克思说，“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它的‘人的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78页）接着马克思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78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

费尔巴哈的批评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批评是完全一致的。也许王文会说：马克思在这里明明在批评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出发，但是他没有去进一步思考，费尔巴哈为什么没有做到这种出发。马克思的深刻就在这里。他指出这是由于费尔巴哈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即理解为实践的缘故。在社会历史领域，怎样认识人及人的活动就会怎样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只有把人的感性存在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实践活动，也只有有感性的实践活动中，才能认识到现实的生活条件和现有的社会联系的重要性，才能做到唯物主义地认识人、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由此可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思维方式，是我们能不能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必要前提。

也许人们会说，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感性世界理解为实践活动，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不是也坚持了唯物主义观点吗？是的，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在这一领域中的唯物主义，但同时指出了费尔巴哈观点所存在的问题。马克思说：“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马克思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页）马克思的意思很清楚，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及认识能力都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界，才能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从直观的观点出发是无法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一贯地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从实践出发会不会否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或先在性呢？这是好多对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观点抱有怀疑的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上述文字之后，紧接着写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马克思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页）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或先在性问题本身是在人的实践活动发展到使人自身与自然界相区别的时候才被提出的。这就是说，只有从人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出发，才能具体地正确地提出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或先在性问题；反之，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实践活动，就只能直观地抽象地提出这个问题，得到的只能是直观的唯物主义。

在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方面，恩格斯的特殊贡献是指出了这种唯物主义的非辩证性，即它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旧唯物主义为什么会有这种缺陷呢？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使得旧唯物主义有这种“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他认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这样，恩格斯在分析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缺点时，主要归罪于费尔巴哈没有掌握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对科学充分关注，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马克思选集》第2版第4卷，第230页）恩格斯的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这种现象，难道我们不可以再问一下更深刻的原因吗？即为什么费尔巴哈会脱离社会实践去过一种孤寂生活，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不去过孤寂生活而投身于社会实践呢？为什么费尔巴哈不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恩格斯重视呢？这是由于他们对人的感性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之所以缺乏辩证性质、之所以具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点，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懂得从社会实践出发去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去考察人对自然界的认识。马克思就明确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 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选集》第2版第1卷，第75-76页）马克思认为，只有把人的感性世界理解为实践，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才能正确理解和解决人对自然的关系、“自然和历史的对立”这种重要问题，才能认识到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才能达到对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辩证的理解。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也就不可能揭示自然界的辩证规律，形成辩证的自然观。

王文说，“实用主义就是很重视实践，强调实践的作用，但实用主义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唯心主义哲学”，这是事实。哲学史上确有一些哲学家重视实践、讲实践，但属于唯心主义。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重视实践，而在于他们对实践的理解是不科学的、不正确的。马克思的实践观首先对实践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规定。所谓实践就是人们从事的改造世界的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活动。这种活动一方面具有客体性、受动性，要受到客观条件、客观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具有主体性、能动性、目的性，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目的性的发挥和实现过程。人在实践过程中只有实现主体性和客体性、能动性和受动性、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才能成功地改造世界。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已经包含了对客观规律、客观条件制约性的承认和尊重。实用主义及其他唯心主义在讲实践的时候，往往只把实践归结为人的主体的、能动的、目的的方面，甚至仅仅归结为观念的、精神的的活动，这就必然地使他们的哲学成为唯心主义。相反，我们遵循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在实践活动中去开辟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道路，就一定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如果一定要说什么背弃的话，那末所背弃（还是说扬弃为好）的只能是费尔巴哈的那种旧唯物主义。

恩格斯曾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所谓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不管哲学家们是否承认、是否意识到，都不能回避、都必须回答并且实际上也在回答的问题。所以讨论各哲学家对基本问题的态度，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承认，而在于究竟是怎样回答和解决的。我们看到，恩格斯就是这样讨论问题的。恩格斯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首先是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即谁是本原的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

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在哲学界，把那种主张精神是世界本原的观点，称为精神本体论；把那种主张物质是世界本原的观点，称为物质本体论。精神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的区别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野。马克思在强调社会实践重要性的时候，在阐明他的实践观的时候并没有想回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是为了更科学地、更彻底地回答这个问题。他的世界观经历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再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到提出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马克思在否定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时候，并没有象费尔巴哈那样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肯定了黑格尔哲学关于思维能动性的观点及与此有关的辩证法观点。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但认为他对物质本体论的论证是直观的、不彻底的。恩格斯也是如此。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他势所必然地终于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看起来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了。”（《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7页）马克思恩格斯则继续前进了。他们利用社会实践的观点对物质本体论这个旧唯物主义的一般命题作出了新的论证，使这个命题不再是一个直观的抽象的命题，而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随着人类在实践中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发展，得到不断证实、不断丰富的辩证的历史的具体的命题，并且创造了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新范畴，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转化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开辟了唯物主义地解释社会历史的新道路，同时将物质本体论转化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自己的本体论是错误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等同于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也是不对的。

说到这里，我们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仅仅归结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全面的，是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片面的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上提出来的新问题，它们虽然是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和认识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但我们不应通过抽象的方法把这个“具体表现”抹掉，因为正是这个“具体表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实现的革命变革，正是这个“具体表现”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那种“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相区别。因此，我们认为，强调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不仅不会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传统哲学基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还会使我们正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还想指出，从人类的实践和认识不断发展的观点出发，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的。概括马克思逝世以来人类实践的新发展，人类认识的新成果，捕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发展中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诿的历史任务。

### 三

王文认为，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说这种提法可以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补充。我们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问题，我国哲学界至今存有不同见解。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的演变史。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中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以此表明与直观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相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中把自己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把他们的哲学称作“这种历史观”。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1872年版跋》中使用了“我的辩证法”的说法。他说：“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恩选集》第2版第2卷第111-112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中把马克思和他的哲学称作“现代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马恩选集》第2版第3卷，第364页），“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同前），“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同前）。他又说，“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马恩选集》第2版第3卷，第365页）。恩格斯还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作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同前，第366页）。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德文第1版序言中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恩选集》第2版第3卷，第691-692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二（1885年）中，称他们的哲学为“自觉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他写道：“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恩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9页）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中称他们的辩证法为“唯物辩证法”，他说“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马恩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3页）

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1890年）中使用了“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说：“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马恩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1-692页）

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较早地正式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的哲学家。他在反对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称为“经济唯物主义”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的’。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到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作历史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1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4卷，第40页）他在反对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存在着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两种体系的观点时指出：“然而事实决非如此。存在的只是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政治经济学，也有对历史过程的科学解释，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06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4卷，第41页）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著前三章标题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相对立的设置，第六章则是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该著的结构已经显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在书中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21-222页）他还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25页）

斯大林在1938年9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中正式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该节的标题就是“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该文的第一、二段文字是总括性的论述，其中有些提法已被我国哲学界的绝大多数学者所否定。这两段文字是：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5-116页）

我们党的创始人、领导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的提法，可以举例如下：

李大钊1919年在《新青年》6卷5、6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离开他特有的唯物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不可能。”（参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唐宝林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陈独秀在1922年7月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一文，论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前，第109页）

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说“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0页）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提法（《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263页），《矛盾论》中在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的这一提法的同时，还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同前，第278页）；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同前，第649页）；1941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同前，第775页）。看来，《矛盾论》之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就一直用“辩证唯物论（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主义）”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了。邓小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也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如他说：“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

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演变的历史过程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他们的哲学指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提法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和“我的辩证法”。当然，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一段声明告诉我们，他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恩格斯的提法是“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自觉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等。

普列汉诺夫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总结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各种提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指称为“辩证唯物主义”，

认为在辩证唯物主义下面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及其他等。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吸收了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提法，并且基本上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而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则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称谓。据说，此文章是三位历史学家执笔，而由斯大林审定的。显然，他们的直接根据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提法显然和斯大林的“四章二节”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毛泽东的《两论》比斯大林的文章早写了一年。从毛泽东《两论》的注释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写《两论》时所读的著作有马克思的《费尔巴哈的论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在《两论》中毛泽东自己更爱《实践论》，而我们今天将《实践论》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去考察，则可以发现，《实践论》的思想比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甚至比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更接近马克思在《提纲》中表达的思想。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提出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称谓以及在延安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讲授总称为《辩证唯物论提纲》的称谓，这或许是他自己阅读了马、恩、列的著作而“自家体贴出来的”，或许受了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流传的称谓的影响。据说，北京《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在1919年7月18日至24日连载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一文中就说马克思创立了辩证唯物论；上海笔耕堂书店在1932年出版了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了沈志远翻译的苏联哲学家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究竟是哪种情况，还需进一步的研究。不过，不论上述的哪一种情况，说毛泽东受了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列宁的影响，是不会错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在内的前人的提法，是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的重要依据，而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提法、特别是马克思自己的提法，在依据中的份量当然更重，因为他们对自己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解会比后人的理解更准确，但也不能绝对化。因此最根本的思考方式还是要建立在完整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提供的哲学文本的基础上，要选择能最准确地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实质的称谓。在这一点上，我们比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外的前人，具备了更好的有利条件，我们今天能读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要比他们能读到的更多、更全。还有一点，恐怕也不能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是某种封闭的体系，是随实践和时代而发展的。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问题、内容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认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哲学的理解，他们是不会剥夺后人的这种权利的。

从上述方法论原则出发，我们觉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称谓也是有缺陷的。虽然列宁早已声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块整钢，但人们在按照这个称谓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总是把它们理解为或者是并列的两部分，或者是一般和特殊的两部分。按照前一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为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合。由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也存在，讲不好就讲到了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路子上去。恩格斯曾经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区别在于辩证和非辩证的区别，对于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他只提到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后人也随着恩格斯的思路，不断在引用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例子上下工夫，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自然观越来越混同于自然科学最新知识的汇集或科普知识的堆砌。这当然不应责怪恩格斯，而只能归罪于我们自己缺乏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能力。但是这也推动了我们进一步思考造成辩证自然观和非辩证自然观区别的原因，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区别。还有，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自然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按照后一种理解，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一般，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特殊，即理解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物主义，这就难以逃脱后者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推广和应用的观点。现在我国哲学界责难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使用了这种“推广说”。这种责难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推广说”确实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历史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先形成了唯物史观，然而再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去解释其他领域和现象。历史发展的观点，也被马克思恩格斯用来解释自然界，并指出黑格尔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不把自然界看作具有历史过程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说法是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了社会历史领域，而随着这种贯彻，他们又同时改造了旧唯物主义观点，把唯物主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上造成了革命变革，创造了唯物主义的新形态。对于这个新形态的唯物主义，他们一直没有固定的称谓，有时称作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经常的情况是称作唯物史观。后人有一种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认为它适用于自然、社会、思维领域，在这几个领域中都持一种历史的和唯物的观点，在这种理解下的“历史”不仅指社会历史也指自然历史、思维历史，是指过程性、历史性，而过程性、历史性也包含了辩证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称。显然，这种观点也不是全然没有根据的“空穴来风”和“武断杜撰”。这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一般和特殊关系说也是有缺陷的。而且，按照这种理解编出的历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都有一个通病，即把实践观局限到认识论的领域，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基本思想。

当然，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称谓，这在国际学术界也已经通行。我国目前经常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术语下谈论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人生观、伦理观，或者简化为世界观（包括社会历史观）、认识论（包括方法论）、价值观（包括人生观、伦理观）。这是按照哲学问题域的一种划分。不同的问题域回答着人类实践和认识活动中不同的哲学问题，彼此划界比较清楚，一般没有引起什么大的争论，不过现在倒是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属于上述划分的哪个领域，过去一般在认识论中讲到实践观问题，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难道世界观中没有实践观问题、社会历史观中没有实践观问题、价值观中没有实践观问题，恐怕不能这样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既要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唯心主义哲学和直观唯物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也要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划分。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要求，我们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实践性、辩证性、历史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三个基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人性观、思维观都具有的共同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人生观、伦理观）具有的共同特征。当然，不要把这一称谓和其他称谓绝对地排斥和对立起来，在目前情况下仍然可使用诸如“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也可以使用“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实践史观”、“实践辩证法”。称谓毕竟只是称谓，重要的是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和指南，而不要把它变成一种“套语”和教条。

## 四

王文说：“现在的问题的关键... 是... 以实践核心论为基础，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是不是哲学上的创新问题。”“实践核心论绝不是什么创新，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创新，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即实事求是的哲学观作指导。”

这里使人费解的是作者为什么把实事求是和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对立起来？大家知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的，是对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路线的一种概括。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页）这也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3页）所以“实事求是”就是《实践论》思想的浓缩，实事求是的观点就是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和真理性标准的根本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从实际（实践）出发，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实事求是和把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强调后者就是为了做到前者，要实现前者必然强调后者。王文看不到两者的内在联系，只能说明王文对实事求是的理解不符合《实践论》的思想。在中国古人那里，“实事求是”只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命题。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将这个命题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联系、结合在一起，把它解释成为一个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命题。但是，这也表明，只要不把人的感性世界理解为实践活动，只要不把实践理解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感性活动，只要不把认识或“求”理解为通过实践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那末这个命题就会变成一个直观唯物主义的命题。王文的误区恐怕就在这里。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65页）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当然是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彻底的革命精神分不开的，它要实现工人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它要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实现用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它就必然要与与时俱进；同时也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为其哲学基础，这种哲学所提供的实践观、发展观、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论，既要求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又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沿着科学的认识道路与时俱进。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充分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同前，第166-167页）他还指出：“只要我们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我们就能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同前，第167页）

马克思主义需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创新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发展根本道路也仍然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同样有一个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的问题。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人类活的文明，更应该代表当代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句话，更应该代表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时代前进的要求。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时代的前进要求都是通过问题表现出来的。从实践出发，从时代出发，就是从实践和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新问题出发。我们只有准确地认识马克思逝世以来一百五十多年中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只有准确地提出当代实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新问题，只有在回答新问题的过程中批判地吸取当代外国哲学和我国古代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概括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中的丰富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强调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重要性，强调实践



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只会推动哲学工作者面向实践、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实践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至于有些哲学工作者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实践观为核心去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新形态，是应该允许的。同时，其他的建构思路也是应该允许的。虽然我们自己不准备脱离了对新问题的研究去建构什么新体系、新形态，但是我们不反对人们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尝试、探索和创新，这总比墨守成规、无所进取要强。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不存在形态发展史，存在不存在当代的新形态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中会形成什么样的新形态，这不是谁说了算的问题，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实践的要求和检验。

2001年10月1日